

微时代的「静」

林东华

近日,友人新店开张,邀请若干好友前去捧场,我和另外两位姐妹也在受邀之列。

捧场的内容,除了该送的花篮以及该说的祝福话语外,就是宴席了。大家按主人安排纷纷落座,十二人一桌。刚开始,大家还相互打招呼,问问近况。但没过多久,我突然感觉好像只有我们三人在低声交谈了。抬头一看,原来同桌其他的人都各捧一部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时而会心一笑,但那笑容不是给身边人,而是给手机的。菜上来了,大家才放下手机,人的声音又开始响起。但没过多久,又静下来了,这回,连我身边的两位姐妹也加入了刷屏的队伍。

目睹如此一幕,让人感叹。微博、微信已经让大家都“不食人间烟火”了,网络已经把人们带离了现实世界。想起媒体以前经常有关于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陋习的评论,于是突发奇想:照此下去,是否这陋习也将消失,是否我们在文明的大道上又前进了一步?

但我觉得,其实这种“静”并不是真正的静。越来越多的人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网络、离不开电视,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懂得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年轻人不懂得谈恋爱,要父母操心;父母与孩子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等无法正常沟通……这种无视周围、一味沉溺于手机、网络的所谓“静”,其实是一种“闹”,因为他们的心一刻不停地在网上奔腾,无法停下来。现在,人们内心的浮躁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静不下心来看一本书、读一份报、听一曲美乐,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被微时代产物所充斥,真是无“微”不至呀!

让我们一起将自己的心真正静下来吧!不再托辞忙,找个时间和父母面对面促膝聊聊天;不再托词累,多和你爱的人饭后走出去散散步;不再怕拒绝,多和亲朋好友煲煲电话粥而不是微博与微信。其实,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人的声音的!



李建国

从前百姓生活中,洗澡桶、水桶、脚桶等家什都是木制的。箍桶师傅肩挑担子,吆喝着“箍桶噢”走街串巷。箍桶师傅也被称为圆作木匠,他们技艺高超,不但能根据顾客要求现场制作,还能维修各种旧木桶。

在江浙沪一带,木桶也是陪嫁用品,所以箍桶师傅走到哪里,生意都应接不暇。浙江宁海曾有一个“箍桶村”,相传已有500多年箍桶史。现今,日常用品已经以塑代木,箍桶行业自然就消失了。

直到走在香港繁华的夜市,才意识到自己终于真正有幸踏上了这个美丽的地方。有人曾把这里喻为购物天堂,有人觉得这里是旅游胜地,有人认为这里是重要枢纽,有人对在这里的文化体验津津乐道。而我也终于在短短数天的见闻里,有了属于自己对香港的每一份记忆。

回忆这段旅程,似乎把一切关乎美好的形容加在其中都不算过分。这里狭长的能回味无穷的老街,有让人目不暇接的商铺,有一块块五光十色的广告牌;也有一座座遮天蔽日的大厦,有着一个个令人窒息的奢华品牌;这里还有上海没有的清澈大海,有能软化冰冷大楼的绿化。这里里所见的一切就像是用工笔画精雕细琢而出的一幅现代长卷,美艳不可方物又在华贵中流露出典雅传统的气息。

我就像是闯进梦中画廊的过客,记忆里的一幕又一幕最终堆积成长卷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场景都是一种体验。尖沙咀钟楼旁簇拥着一间又一间博物馆,一幢又一幢世界一流星级酒店,再向北走不到一里地就能找回下榻的酒店,而正是这短短的距离却有着数不胜数的大厦饭店与商店,繁华高贵与文化就交织在这小小的地方里。白天似乎只能见到忙于购物忙于拍照留念忙于上下班的人们,而当夜晚降临,所有人开始放慢脚步,尖沙咀才成为了游客放松心情天堂。围坐在天星港,你能隔海细看维多利亚港夜景,绚烂的灯光演出,港岛的高楼群一遍又一遍地冲击着我的眼帘,留在我的心上。要是乏了,回身顺着弥敦大道旁的每一个小道,你都能找到各色各样的餐厅。要是这些还不够

香港之行

毕少铭

来加拿大一个多月了,我俩整日里忙东忙西,与国内亲朋好友的联系有些疏忽了。得知前些时国内许多地方持续高温,老公Sunny便想着要给他住在江西南昌的姑姑、姑父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计算着加拿大与中国的时差,Sunny选择了中国当地时间下午给姑妈、姑父打电话。奇怪的是,打了好几次,电话、手机都无人接听。烈日炎炎的天气,两个身体不太好的老人,到哪里去了呢?Sunny不放心地给表姐发了个短信,表示关切。表姐回复说:没事啊,两人应该在家啊。

到了中国当地时间的晚上,Sunny再给姑妈打电话,这回老太太接电话了。她说,下午听见电话铃声响,见显示的来电号码是1250……,瞧着眼生,正诧异着,姑父说:“一定是骗子,别接!”

Sunny哭笑不得,跟她解释说,这是他的加拿大手机号:1是加拿大的国际区号,250代表维多利亚。

经了这一遭,我也想

起来,我曾用我的加拿大手机给国内一些朋友打电话,不少人没有接听,兴许也把我当成骗子了!

不由联想到乘坐渡船

把我当成骗子了

李菁

来往维多利亚与温哥华之间的经历。那天,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温哥华来到维多利亚。进了候船室,买了渡船票,正当Sunny艰难地拖着行李往登船口挪动的时候,在路口候着的一名渡船公司员工向我们招呼,表示行李可以托运,并热情地把大小四个沉沉的行李箱搬上了一边的行李车。当他示意我们可以去登船,祝我们“享受旅程”时,我俩既感谢,又忐忑:虽然不用付任何费用,但也没有收据、行李票什么的,等会儿到了维多利亚怎么取行李呢?

一个半小时,船到维多利亚。下船以后,我们东张西望地寻找行李车。一路循着“行李”的指示标志,走到了接近大门口处,但左瞧右瞧都不对。Sunny有点着急了,问了一个工作人员,他往门外一指。我们将信将疑地走出大门口,强烈的阳光亮得晃眼。天哪!我们的四个行李箱乖乖地呆在一

候船室外面一个只有顶、四面完全敞开的区域里,周围人人来往。估计是我们出来晚了,这一船的行李只剩下我们的了。没有保安!没有一个人管!取行李无需任何凭据!

在我们的思维里,这样做简直是疯了,太不安全了!

到了维多利亚后不久,我们有事要去温哥华一趟,又乘上了渡轮。在维多利亚这边上船,没有专人用行李车装运行李,旅客自己在一个专门的传送处将行李“丢”下去。到了温哥华,下船后走几步就会看到行李已经先出来了,集中在一处,旅客自己认领。同样无人看管。

行李拿错了怎么办?被顺手牵羊怎么办?有人偷窃怎么办?维多利亚本地的朋友听了我的连串发问,困惑地笑笑说:这样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

长期以来一直警惕地提防着一切坏蛋的我们,忽然觉得泄了气。

近年来,国人常常爱说“生活质量”这个词。什么是“生活质量”?如果说,住豪宅、开豪车、穿戴名牌算是一种的话,那么,在一个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放心地诚实待人,同时也被以诚相待,是否更是一种宝贵的生活质量呢?



“超级地球”

黄晨星

一个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哈弗——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研究显示:有一个编号为“GJ1214b”的行星新近被发现,称它为“超级地球”。它身处一个行星系统,直径约为地球的3.7倍,距地球为42光年。虽然其温度高达280°C-120°C,超过目前所知生物的承受范围,但科学家研究认为,该星球含有大量水分、冰以及四分之一的岩石所构成。

最早发现该行星的研究员伯塔指出:该行星最小、最冷、最像地球,至于究竟是否有地球一样的岩石结构,还是含有其他的组成成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

研究小组此次是利用位于夏威夷的凯克望远镜和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英澳电波望远镜的数据,再根据主恒星的轨道系统以及引力效应,天文学家推断这颗“超级地球”确实存在,不过研究人员尚未拍摄到这颗行星的照片。

今宵灯谜

刘茂业

奇书

(NBA篮球新秀)

昨日谜面:怀旧之作(影视演员)

谜底:陈思成(注:陈,旧)

了一座座名山大川,无数人勤奋的双手与拼搏换来了眼下这不输于自然的魅力。短短的人生经历在那时让我的思绪已经停转下来,只有赞叹。当下山后,置身于中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时让我的心情彻底转变了。尖沙咀一幢幢前远看时赞叹不已的高楼现在却遮蔽了天日般把人笼罩其中,一种渺小感重重地压在心上,直到走出中环回到酒店才慢慢消退。

平生耳闻目睹或亲历过无数次名目繁多的“谈判”,但听说一个身患绝症的花甲男人“与上帝谈判”的故事,还是让我震撼。不妨再现一下这个青兄弟“与上帝谈判”的情景。

男人:“上帝啊,您既然是救世主,那么也请您给我一次新的生命机会吧!”

上帝:“为什么呢?”

男人:“我虽然只有50岁出头,太早来到您这里,但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来求您。因为我已不再担心自己在这个世界滞留多少时间,也不担心我的家人和女儿以后的生活,因为,女儿也已成家立业了。”

上帝:“你不为自己和家人,那你为谁来求我呢?”

男人:“我真担心那么大一摊子——1600多个员工的生活和工作。要保证这么个企业正常运转,每个月没有400万元摆不平吧。我打理这个企业已七八年了,作为董事长,我喜欢大热天为员工烧粥,员工也把我当作厨房的老伙夫。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以后的吃饭问题。”

上帝:“除了吃饭问题,还有别的吗?”

男人:“还有,我想去贵州毕节贫困山区捐建一所希望小学的愿望还没实现。而由我承担的内蒙古、贵州259个贫困学生的学费、生活费今后怎么办?我去看望过他们,也有过承诺啊!”

上帝沉默良久。

男人:“上帝啊,您为什么不作声了呢?难道您同意给我新的生命机会了么?但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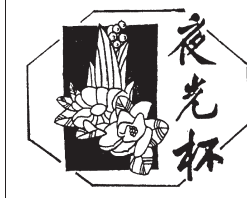
这是2005年8月的一天,宽敞的办公室里门窗全部关闭,唯独轻轻地回荡着这个中年男子发自肺腑的喃喃声。办公桌上的病历卡详尽记录着他的病情:神经内分泌未分化小细胞肺癌。医生告诉他:目前在国际医学范畴内,此病存活3年的案例还没有,而你的生存预期可能只有11个月。

这位叫承明的中年男人是深圳某知名电机公司董事长,公司年产值过亿。

上帝似乎答应了他的请求。11个月过去了。2006年9月,由他捐资23万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毕节纳雍县水管村建成开学。为了学生安全而加建了学校围墙,又加投了3万元。他指示公司财务:259个贫困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如期如约汇出。

解除了“后顾之忧”,他终于选择了激流勇退。从外地回到上海后,这位老知青每年拿出十几万运转资金,组建了“知青·上海联谊公社”。六年多来,建立的六个知青文化、交友新平台吸引了近万名老知青来“众乐乐”:一个网站(注册会员近万),一份颇有文化品质的赠阅季刊(2000册),一个由退休前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社,一台每季结合杂志发行的免费文艺联欢会(观众800人),二个供知青出游的活动基地(“大稼楼”)和“知青菜园”,一个拥有五十多位文学爱好者的文学社。

假如你跟上帝谈判过,也许你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今年五月小长假,到漳州,看一个城市的生态文明,听一个城市的未来构想。

三日上午,有人陪同去郊野公园。郊野,本是城市的外缘,但漳州人把它拉进城来了,变身为公园。它没有围墙,出入其中,无需购票,一抬脚跨一道门坎之劳也免了。

一条蜿蜒流去的小溪叫棕口溪,这是郊野公园的起始点。我们沿着河边进去,走走停停。大红紫薇绽放路边,龙眼树站满了平地土丘,“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感觉也有了。

但这里确实有点“随意”,以至同行一位善于取景的导演表示了些许遗憾,认为过于凌乱,难觅“美的镜头”。因为这里经营土地的仍是农民,土地也仍保持着种植、收获的功能。政府只是铺好了路,在石子路旁置些长凳,在河岸边修了栈道,搭建了亲水平台。“凌乱”是“凌乱”了些,但正因其自然充满野趣,市民和学生纷纷至,郊野由此变为公园。而且,得益于踏青的游客,农民的苗木有了出路,荔枝也有了销路。

游罢郊野公园,一行人又驱车去凤凰山。山不高,纵步登顶,须臾之间,放眼眺望荔枝海,郁郁得势处,间或有白色和灰蒙蒙的工厂和建筑,斑驳点点。幸好这些建筑没有继续“野蛮生长”——2010年时,漳州市人大有提案保护荔枝海,才维持了今日所之状况。下午,畅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虎伯

寮,那真叫享受。虎伯寮地处偏远,人迹罕至,却是一个令人能够抛弃杂念的地方。保护区的亚热带雨林郁郁葱葱,与世隔绝,对天也不例外。雨林里寂静无声,唯有蝉鸣一路伴行。

此处多的是藤,各种各样的藤龙形蛇舞。走啊走,藤如人工铺设的管道在身边不离不弃;爬啊爬,有一藤竟然绕过三座山还追随

着我们。千缠百绕的藤压断了树,才使暗无天日的上空露出了一丝光亮。

藤压断了树,引起树木死亡,但除非挡道,护林人员才会处理。否则,生老病死、优胜劣汰,自然法则,这里的管理方法是无为而治。

虎伯寮有一棵镇山神藤,自然生长为一座门框状。据说此为花皮胶藤,很多植物学家来了,说了:别处没有。这个植物王国里的藤,堪称兵多将广,阵容壮观。

另一雨林奇观是板桩根。红栲树长得高大时,以800年的身躯可以一柱擎天。但有例外,原本应该往上长的不幸倒下了,变成一块横截面,却仍像打桩那样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它也是枝杈被藤缠断,枯了、烂了,但是它不倒,哪怕只有一小段身躯能站直,也挺立着。板桩根不是美感而是精神,因此被推崇、树碑供人瞻仰。

城市要发展、要建设,漳州之行,我感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山,进去出来一堂课。

进去出来一堂课

朱全弟

